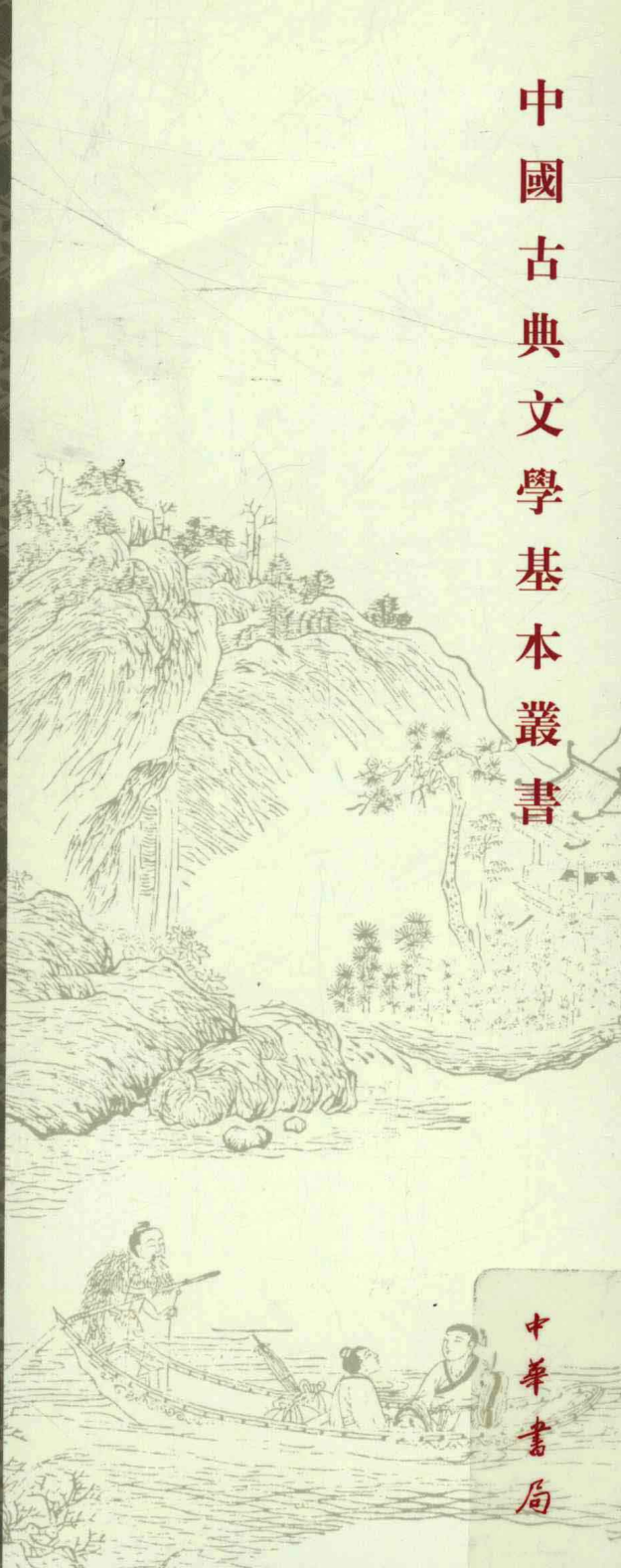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箋校

第九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劉克莊集箋校

第九冊

〔宋〕劉克莊 著  
辛更儒 校注

中華書局

# 劉克莊集箋校卷八四

按：本卷爲尚書、論語講義。起淳祐六年（一二六六）九月，迄淳祐十一年十月，兩次爲崇政殿說書時所進講。

## 商書講義

### 盤庚中（三）

盤庚作，惟涉河以民遷。

作，起也，諭民以必遷之意。

乃話民之弗率，誕告用亶其有衆。

話善言也。蘇氏曰：民之弗率，不以政令齊之，而以話言曉之，仁也。亶誠也，以誠意大告於衆。

咸造勿褻在王庭，盤庚乃登進厥民，曰：明聽朕言，無荒失朕命。

中上二篇正義：以爲未遷時事。呂氏以中篇爲已離舊都，未至新邑，方有懷上之

思，未見安居之樂。盤庚於中路使民造庭，聽我告諭而無敢慢褻。王庭蓋道路中行，言如周禮掌次是也。呂說得之。

嗚呼，古我前后，罔不惟民之承。保后胥感，鮮以不浮於天時。

承順也，言我先王順從民欲，民亦保我先王，而與之同其休戚。浮行也，言君既恤民之憂，民亦行君之令，君與民皆行天時。

殷降大虐，先王不懷。厥攸作視，民利用遷。

虐災也，言邑居墊隘，水泉鹹鹵。懷思也，言先王不思故居，厥攸作，猶言盤庚作視，民有利則用徙。

汝曷弗念，我古后之聞。

言先王遷事。

承汝俾汝，惟喜康共。非汝有咎，比於罰。

言我先王，順汝欲使汝安且樂，非謂汝有咎惡徙汝，比近於殃罰之。

予若籲懷茲新邑，亦惟汝故，以丕從厥志。

言予所以招呼懷來新邑之人者，亦惟以汝故也。將使汝久居而安，以大從汝志。今予將試以汝遷，安定厥邦。

既涉河而遷矣，猶言將試以汝遷，以觀安定與否。呂氏謂於此見盤庚不自用處。

臣按：商之都邑，世有河患。湯以前勿論矣，自湯至盤庚凡五遷。夫思患預防，君之遠慮。安土懷居，民之淺見。臨以君令，孰敢不從？而盤庚於弗率者登之進之，而不鄙棄，話之告之而無忿疾。曰天時，曰降大虐，謂天時當遷，非人所能違也。曰古我前后，曰古后之聞，謂先王嘗遷而非自我作古也。曰先王不懷，雖先王不思，此上矣。曰視民利用遷，曰俾汝惟喜康共，蓋欲利汝，非以害汝，欲汝安且樂，非欲汝勞且怨也。曰惟民之承，曰承汝，曰亦惟汝故，曰丕從厥志，皆屈己以順民，非強民以從己也。古者行利民之政，尚恐人情之疑信，必耳提面命，使之洞曉。後世爲拂民之事，不計人情之違順，但勢驅威迫，劫以必從。嗚呼，此盤庚所以爲賢王歟？

汝不憂朕心之攸困，乃咸大不宣乃心，欽念以忱，動予一人，爾惟自鞠自苦。

所困謂我心憂汝，汝乃大不布腹心，以忱敬感動我，徒然胥怨，自取窮苦。若乘舟，汝弗濟，臭厥載。

不遷之害，如舟在中流不渡，臭敗所載之物。

爾忱不屬，惟胥以忱。不其或稽，自怒曷瘳？

汝忱不能上達，又不能考其利害，及淪胥禍至，但自怨怒，疾何以瘳？

汝不謀長，以思乃災，汝誕勸憂。

不計遠慮患，而樂於危亡。

今其有今罔後，汝何生在上？

有今無後，何以久生。

今予命汝一，無起穢以自臭。

命汝一德一心也。起穢自臭，正義以爲覆述上文臭厥載之意。

恐人倚乃身，迂乃心。

正義曰：倚曲也，迂迴也，恐汝爲人所誤，身心迴曲，不欲遷徙。

予迓續乃命於天，予豈汝威？用奉畜汝衆。

言所以遷者，欲迎續汝命於天，欲養汝衆，非以威脅。

臣謂邑居墊隘，水泉鹹鹵，民之通患，非君之私憂。是時君民皆遷徙，皆勞苦。君軫民之患，而民不恤君之憂，妄相扇動，至於不忱不敬，故盤庚反覆告戒，比之上篇，尤爲深切。乘舟者期於濟，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。行道者期於至，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塗矣。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，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

也。勸憂猶孟子言安其危而利其災，樂其所以亡也。有今罔後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。自鞠自苦，自怒自臭，言自作孽也。倚乃身，迂乃心，言趨利避害，當勇猛而決裂，不當迴曲而前却也。迴曲二字，乃民心迷惑而然。曰欽曰忱，曰謀曰思，皆自其心之迷惑者而啓迪之，使之曉然更相告語云：去舊邑至新都，溺者更生矣，病者有瘳矣，憂者恕者鞠者若者皆樂業矣。不遷之害如彼，遷之利如此，汝盍知所擇乎？曰迓續汝命，曰畜養汝衆，曰予豈汝威，其意愈確鑿親切，而其辭愈雍容和緩。三代君民相與之際，情文如此，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。

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，予丕克羞爾，用懷爾然。

言我先哲王撫勞爾之先人，我今亦欲養汝念汝而然。

失於政，陳於茲，高后丕乃崇降罪疾，曰曷虐朕民？

陳久也，腐也，若久予此，則將腐敗而後已。我高后將重降罪疾於我，曰：何爲不遷，以虐吾民？

汝萬民乃不生，暨予一人猷同心。先后丕降與汝罪疾，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？故有爽德，自上其罰汝，汝罔能迪？

汝不念生生之計，與我同心謀遷，我先后又將重降罪疾於汝，曰：曷不與我幼孫相

親比以徙乎？幼孫，盤庚自謂也。爽德，言先后明德在天心，罰汝汝將何辭？

古我先后，既勞乃祖乃父，汝共作我畜民，汝有戕則在乃心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，乃祖乃父，乃斷棄汝，不救乃死。

汝爲養民，乃有殘民之心，鬼神之所棄絕也，言汝父祖亦不祐汝。

茲予有亂政同位，具乃貝玉。乃祖乃父，丕乃告我高后曰：作丕刑於朕孫，迪高后，丕乃崇降不祥。

亂治也。蘇氏曰：凡吾亂政同治之臣，敢利汝貝玉，則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。古者君民通稱朕，故臣民之孫子曰朕孫。

臣按：上篇已有此論，至此又再三申言之，謂遷非己意，乃我先后及汝乃祖乃父之意。汝違我可也，我先后其可違乎？汝祖父其可違乎？曰神后，曰高后，曰先后，泛指先王嘗遷者，非專指湯也。曰罪戾，曰斷棄，曰丕刑，曰不祥，言必至之禍首及我，次及汝也。曰乃祖父告我高后，說者以爲商俗明鬼，假設是辭，非也。正義曰：不從君爲不忠，違祖父爲不孝。欲其從君順祖，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。其說甚正。臣深味此章，竊以爲物本天，人本祖，君民之分雖異，其情一也。遷國大事，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難，今我與汝跋履道路之勤，大而生生之業，



微而貝玉之類，悉爲區畫，通君民爲一家，合上下爲一心，想聞其語者，油然而動其  
君蒿悽愴之心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矣。我仁宗嘗語王素曰：「朕真宗  
子，卿王旦子。」深得此意。

嗚呼，今予告汝不易。

易字，正義讀爲難易之易，與下文意貫。王肅解爲變易之易，亦通。

永敬大恤，無胥絕遠。

蘇氏曰：遷國大憂也，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，相絕遠則殆矣。

汝分猷念以相從，各設中於乃心。

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，和協以相從，設中猶言立的也。

乃有不吉不迪，顛越不恭，暫遇姦宄。

謂不善者，不道者，犯上者，奪人之貨者。左傳曰：亂在外爲姦，在內爲宄。

我乃劓殄滅之，無遺育，無俾易種於茲新邑。

當割絕滅之，勿遺種於新都。

往哉生生，今予將試以汝遷，永建乃家。

正義曰：長立汝家，謂賜之以族，卿大夫稱家。臣曰：非也。臣民通稱家。

臣以爲此章，乃詰上文訓告之辭，永敬大恤，即前所謂殷降大虐，惟胥以忱也。無胥絕遠，即前所謂不暨予一人猷同心也。汝分猷念以相從，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，乃災也。丁寧告戒，詞窮理盡，然後使之設中予心。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，昔迷而今悟，昔違而今順，繫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而已。既悟矣，既順矣，既遷矣，然而猶有不善者，不道者，犯上者，奪人之貨者，是下愚不肖不可話言之人，然後殄滅之，刑行焉。或曰：此言與予豈汝威之意若相反。臣按正義曰：惡種在善人之中，則善人亦變易爲惡，故必絕其類。又曰：易種猶今之俗言相染易，其說甚精確。曰往哉生生，曰汝何生在上，曰汝萬民乃不生，凡三言之，謂遷以利民，非止利君也。曰今予試以汝遷，永建乃家，曰今予試以汝遷，安定厥邦，凡再言之，謂將爲臣民建家，非止爲國定都也。字字句句，起結相應。昔人乃謂盤庚聲牙，詰曲難讀，臣所未喻。

## 盤庚下

盤庚既遷，奠厥攸居，乃正厥位。

奠其所處，正郊廟朝社之位。

綏爰有衆曰：無戲怠，懋建大命。

綏撫也，撫字之曰：不可戲狎怠惰，勉爲子孫長久之計。

今予其敷心腹腎腸，歷告爾百姓於朕志。

古注曰：輸忱於百官。臣曰：非也，臣民通曰百姓。

罔罪爾衆，爾無共怒，協比讒言予一人。

罔罪原之也，無共怒以謗我。

臣按：上篇乃未發舊都，其詞詳。次篇乃方在中道，其詞嚴。下篇則已至新都。其詞和詳者，陳古先設譬喻以曉之。嚴者欲作丕刑，剿殄滅以齊之。和者則撫綏之矣，罔罪之矣。古語有之：「民生在勤。」况國都初建，諸事草創，廬舍未備，器用猶闕，勤苦植立，庶可堅久。游戲怠惰，朝不謀夕矣，大命何以建乎？方其未發未至也，浮言胥動，聒聒險膚者，不迪不吉者，姦宄者實繁有徒，不免以禍福刑罰恐動之。今居已奠矣，位已正矣，前所謂浮言險膚姦宄之人，豈能無丕刑殄滅之恐？故又敷予心腹腎腸，告朕志以安之。正義曰：恕其前愆，與之更始也。人情多含忍於事急之時，而發洩於事平之後，此臣民之所以憂慮，而盤庚之所以

不得不委曲反覆告諭之也。臣民之聞此言，可以無怒矣，無謗我矣。前二篇無非出於心腹腎腸，至此又申言之者，蓋君民之情，當表裏明白洞達，不可有纖毫瞭昧疑惑，豈惟遷都？凡事皆然。太祖皇帝聖訓有云：「少有邪曲，人必見之。」近日朝野共憂者二事：其一曰定大計，如區處內學，雖聖意先定，必待明詔赫然，而後中外愜志。其一曰去小人，今天下公論，以爲稔惡怙權過於檜侂者，宸衷固以洞照，終未發爲播告，見之施行，臣民惶惑至今，恐非敷心腹腎腸之義，惟明主留神。

古我先王，將多於前功。適於山，用降我凶德，嘉績於朕邦。

多言增大之也，適言徒也。依山自固，則凶德去，善功立。

今我民用蕩析離居，罔有定極。

言先王已遷至此，復圯，極止也。正義曰：訓極爲中。非也。

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，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，亂越我家。

言朕豈樂於遷徙以震動爾民哉？天欲復我高祖之德，以治於家，越訓於。

朕及篤敬，恭承民命，用永地於新邑。

言當與篤厚恭敬之人，奉承民命，長居於茲。

肆予冲人，非廢厥謀，弔由靈。

弔至也，音的，靈善也。

各非敢違卜，用宏茲賁。

決於龜卜，而不敢違，用光大此邊都之業。

臣聞：窮則變，變則通。先王初遷，謂光大於前人矣，自河適山，謂凶去而續立矣。然蕩析離居之患，率見於繼世之後。蓋陵谷有時而移，市朝亦隨而改，不遷何所止乎？言今茲之遷，非欲震動爾民，殆天將復我先王之德，治於我家耳。言天及祖宗以爲當遷也。朕及篤敬言，朕與篤厚莊敬之臣，亦以爲當遷之也。恭承民命，言遷敬順民志全民命也。自盤庚遷都以後，終商之世，不復再遷，則永地茲新邑之言，信矣。謀至於善而止，不遷非善謀也。烏得不廢？遷善謀也。烏得不用？疑至於卜而止，不遷非吉兆也。烏得而從？遷吉兆也。烏得而違？古者大事皆卜，邾文公卜遷，違卜而有禍，是其驗也。宏大也，賁飭也。言新都益宏大而乖飭矣。三篇大綱，言遷非己意，一曰天，二曰祖宗，三曰民。古之賢王畏天尊祖敬民，不敢自用如此。彼爲天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之說者，真萬世之罪人乎！

嗚呼，邦伯師長，百執事之人，尚皆隱哉。

邦伯謂州牧，師長謂衆公卿，百執事謂大夫以下。韻略云：隱痛也。

予其懋簡相爾，念敬我衆。

懋勉也，簡記也，相助也，助汝念敬我衆民。

朕不肩好貨，敢恭生生，鞠人謀人之保居，叙欽。

肩任也，敢果也，鞠養也。謂不任好利之人，而用果敢敬恭，能鞠民生者，能爲民謀慮，使之莫居者，如此等人，我則取而用之。

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，若否，罔有弗欽。

羞陳也，直以順朕志者告爾。

無總於貨寶，生生自庸，式敷民德，永肩一心。

前言貝玉，後言總貨寶，多取而兼有之之詞也。庸用也。

臣按：三篇文義，見當時視民痒痾疾痛切身之意。其羣臣百官，未必皆然，故告之曰：嗚呼隱哉！以感動之。有念敬我衆者，我則懋之簡之相之，有鞠人之生，

謀人之居者，我則叙之。卒章曰：無總於貨寶。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。

又曰：朕不肩好貨，以身率之，可謂反覆告戒之意至矣。商邑屢遷，雖云河患，王肅以爲君奢，皇甫謐以爲民奢，鄭康成以爲君民俱奢。言君奢者，以天子宮室奢

侈，侵奪下民。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，逼迫貧乏，蓋壞風俗無若浮侈，耗財力無若營繕。土階瓊室，治亂所由分也。臣去國久而復來，竊見都城風俗稍異於昔。王侯邸第，湖山亭館，鱗次櫛密，丹碧相照。士大夫貴貨而賤德，小人崇飲而飾游，乃有如盤庚三篇之所反覆告戒者。陛下儉德，一似列聖。苑囿臺榭，無所增益。獨於竹宮甲帳，斧斤不絕。輸免過美，敵難方深，兵費方闊，一隅事力有限，豈可又自爲一竅於國中哉？夫惟君奢，然後民奢。今陛下儉於身而奢於觀廟，亦奢也。鄭康成所謂君民俱奢，盍留聖慮？損其太甚，停其未作，專以淳朴先天下，則盤庚所謂總於貨寶者，與夫近日之臣民貴貨賤德者，崇飲飾游者，皆將丕變。

### 【箋注】

（二）題，本書卷一〇九跋包侍郎六官疑辨：「某丙午以少蓬兼說書，有旨講尚書。辛亥以大蓬再兼說書，當講論語。」卷二六挽南臯劉二先生詩小注：「丙午，余公書說，秘書□時忝侍數條，欲□緝熙以書進講，方採公說命中獻之。□上，然余僅說至盤庚中章而去。」丙午即淳祐六年，辛亥乃十一年。後村兩次兼崇政殿說書，右盤庚講義，即淳祐六年所講，其中盤庚下講義撰稿已成，

未及講說，即罷任去國，稿存於此。

## 論語講義(二)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，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「來，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孔子曰：「諾，吾將仕矣。」

臣按：陽貨名虎，語所謂「執國命之陪民」，春秋所書「竊寶玉大弓」之盜也。當欲見夫子之時，雖未有囚季威子、劫魯公之事，夫子逆知其惡而不往見。虎知夫子之賢，而妄冀其助己，遂設釣致之策，有歸豚之禮。夫子必時其亡而往謝之者，猶不往見之初意也。遇諸塗無所避，則不容不見矣。夫子世之宗師，曲阜龜蒙之人，以至列國君臣，莫不尊事。虎一妄人，乃曰：「來，予與爾言。」其辭氣鄙暴如此，與莊周所記盜跖訕侮聖人之言奚異？以懷寶迷邦爲未仁，以好從事亟失時爲未知，何其窺聖人之小而量聖人之淺乎？又曰：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猶前日鈎致之初意也。子曰：「諾，吾將仕矣。」朱氏曰：「將者，且然而未必之辭也。」深得夫子本旨，當時



閻諸侯或欲以季孟之間待子，或待子而爲政，子皆未嘗峻拒。蓋天下之惡未至於虎者，固聖人之所不絕。惟虎也，義不可與之交際，特聖人之言，氣象渾厚。茲諾也，若不絕惡，而有深絕之意焉。揚雄謂子於陽虎詘身以信道。噫，雄爲此言，將以自文其仕莽之罪。夫子既未嘗仕，身何嘗詘？若雄北面新室，乃可謂之詘矣。故楊氏深闢其說，而朱氏書雄爲莽大矣。

子之武城，聞絃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

臣於此章見周衰爲政者，稍已趨於功利。夫子厭之，故一聞絃歌之聲，莞爾而笑。按武城之政，初無赫赫可紀，然能使絃歌之聲達於四境，氣象如此，可謂賢矣。夫子以其用大道治小邑，故有牛刀割雞之喻。子游聞聖人之言，不敢自以爲能，故有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之對，明其得於師授也。君子小人雖異，皆不可以不學道。治小邑與治天下雖異，皆不可以不尚禮樂教化。君子而學道，子賤子游是也。小人而學道，單父武城之民是也。無計功謀利之心，則愛人矣。無犯令違教之俗，則易使矣。當時洙泗之上所講明者如此，猶恐門人未喻。又曰：「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」謂治